

值得一读 >>>

中国版《瓦尔登湖》

作者笔下的玉米，是艰难并暗射人性的风情画，是一串串鲜活的人物，是家族史对东北大地诗意的表述……

十位当红作家、评论家热情推举

鲍尔吉·原野、葛红兵、宗仁发、黄桂元、谭旭东、梁凤莲、刘仲、王晖、牛学智、常智奇等作家、评论家读后品评。

编辑感言

《玉米大地》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大地玉米”，书中一段段苍凉的往事，定会牵出读者心底久违了的情愫……

玉米大地

任林举◎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玉米大地

任林举/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玉米大地/任林举 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 8

ISBN 7 - 5387 - 2035 - 9

I. 玉... II. 任...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0286 号

玉 米 大 地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5638648 发行科: 5677782
Email	benatg@mail.jl.cn
印 刷	长春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16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鲍尔吉·原野

在纸上把庄稼再耕种一遍

——序《玉米大地》

袍带缝综，是玉米中的情人。玉米绿袖长广，期待不识字的农夫俯身写下汉字。隶书、草书、楷书，关于河流、虫鸣、露水和山坡上的道路。

到了七月，在北方看到了什么？遍地玉米。其实看不清哪一株玉米是什么样子，遍地茎叶汪洋。玉米的海由它们的叶子或者说袖子纷拂而成，拥挤澎湃。有一点风，高粱叶子出语“沙沙”，月夜听似“杀杀”。而玉米在风里回身转袖，呼喊深远。风再大，玉米哗然似水泄。倘若塞尚来到塞上一观，北中国的阳光在玉米身上洒下的是葱绿、墨绿、灰绿和带那么一点紫痕的绿，飘摇不定。

玉米海的单位是垅。深秋，站在垅背上的老玉米的根像鸡爪紧攥着土地。穿越玉米，叶子割破肌肤，是被汗水的盐分涂抹过的锐痛。

“玉”和“米”，均属汉字里最好的字，合帝王之尊与社稷之本。何米为玉，何谷为金？何石为璫，何玉为璧？命名的时候，先民把手按在这件事物上，加入多少遐想。在粮食里，玉米的地位粗粝，和高粱相当。在老百姓嘴里，它叫棒子、苞米、苞谷，“玉”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的化学属性是淀粉。一位药厂的朋友告诉我，在×吨玉米淀粉中加入×公斤×素，搅和匀了（不匀也没关系）就是人们吃的×片。人们拧开药瓶盖，取出×片丢入嘴里，含水仰脖下咽，我想，他吃了一粒玉米。

玉米一如男人风格的女人。东北“老娘们儿”中这种类型的不少。虽然姿色招摇，还是很土。玉米生育能力强，抗旱能力强，从不梦想化为一朵茉莉

花。玉米喜群居、喜议论、喜赶集、喜扎堆、喜毗牙、喜锋锐、喜在成熟的种子头顶挂两撇流苏。东北老娘们儿走路蹬蹬的，屁股拽拽的，骂人表情入戏，妩媚反倒让人不安。玉米包含着东北女性特质：广阔、连绵、斗争、村、乐观以及易逝的美貌。

玉米叶子向阳的一面光滑，再宽一点就像烟叶了，背后有小绒毛，长在起伏不平的叶面上。无论夏秋，太阳未出之际，露水顺叶子滚入玉米的腋窝，东北话叫“嘎支窝”（满语）。而玉米在初夏长出半尺高时，看着也不幼稚，像小小小子清晨出操。它们占的地太大了。东北如此之大，也被玉米占满。像农村丫蛋儿土生土长，却有一个好名。二丫叫李桂兰，三胖叫刘淑芝。桂、兰、芝，何等清芬。东北的玉米也有一个好名：玉米。何等优雅！

玉米抽穗的时候，肋下掖着像竹笋又像包在被子里的婴儿一样的小玉米，头上吐一穗娇嫩的流苏，顽童摘下夹在鼻唇间充胡子。玉米在跟旱象和雨水的吵闹中拔节，周身斜插着一个个做了流苏记号的玉米棒。棒上有牙齿一般晶莹的颗粒，等待灌浆，等待秋天，等待农民在场院用两根玉米搓绞，米粒哗哗流淌。

读了任林举的《玉米大地》，想起一些话写在上面。任林举笔下的玉米，是艰难并暗射人性光芒的风情画，是一串串鲜活的人物，是家族史和对东北大地诗意的表述，是一篇关于玉米的大文化散文。作者在回顾这一切的时候，一定有痛彻心室的感受，有不忍下笔的踟蹰。玉米叶子在风中哗啦哗啦招呼他坚持写下来，就有了这么一本颇具拉美小说意味的描摹东北的土地诗篇。

2005年5月5日 沈阳 漓江阁



在纸上把庄稼再耕种一遍 鲍尔吉·原野

001 / 大地本身并不需要言说，大地本身就是记忆，本身就是时光及历史的沟回。

005 ♀ 就是这种平凡而又普遍的粮食，养活了一段又一段的历史/ 就是这些执着而又倔强的植物，支撑了一个又一个的时代。

009 ♀ 在土地的眼里，身材高大的父亲可能就是一棵会走路的玉米，他和他的玉米站在一起，有一种不分彼此的和谐……

013 / 对于一个已经扎根于土地的人来说，最后只能是泥土中的一棵庄稼/ 父亲在世时，习惯于把自己称作草民。

016 ♀ 如人们会把心愿托付个儿女，一棵庄稼常常会把一生的心事藏于籽实之中/ 一个穗子代表并抽象了玉米的一生……

020 ♂ 多年后重温这张老照片，仍感觉那段往昔岁月和今天只隔着一层三毫米的玻璃。



028 7 土地对生气于其上的活着及死去的人、动物或植物永远是宽容和宽厚的 / 大地并不是命运,它是一切的一切,终极的结局。

033 8 不能不承认,干打垒平房的出现,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一种天才设计。

038 9 我把一种难以言说的情义装在心里,就像玉米穿过漫长的岁月仍保持着它自己的成色。

043 10 只有孩子和动物的快乐是纯粹的 / 似乎用不着下这么大的雪,孩子们的时光仍洁净得毫无瑕疵。

048 11 “从前呀,……”像所有故事的开头一样以后的许多年,孟二奶奶那神秘而尖锐的声音仍像利刃刺破肌肤一样通透而冰冷。

051 12 日复一日,玉米镢子同玉米之间就这样做着无休止的较量 / 一时我竟然无法说清,到底谁是最终的罹难者,在事物的进程里



谁最终成全了谁。

055 13 多年之后，当我再对孟二奶奶的身世进行追忆的时候，首先闪现在我眼前的，仍旧是这些空洞而感人的瞬间……

059 14 任何一种比较强大的动物都有能力剥夺一棵失去保护的玉米的生存权 / 这是玉米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同时也是所有弱小的生命共同面临的尴尬处境。

063 15 时至今日，这个热度还如多年前一样，对我的心构成难以承受的炙烤。

068 16 它那双结着愁怨的眼睛，总会让人想起悲悯这个词 / 到底是谁对谁的悲悯呢 / 也许只是生命之间那种关于命运的理解与感慨。

073 17 成片成片的玉米像森林一样，覆盖了村庄，覆盖了大地，让人们的心中、眼中充满了水灵灵的绿色 / 以后的许多年里，每当酷热难当的时候，我都会像怀念一个遥远的梦



境一样,想起玉米地边上的那片清凉。

077 18 冰雹过后,父亲久久凝视着大地一言不发,用心疼的眼神一遍遍抚摸着这些劫后余生的绿色精灵/我看见有泪水从他脸上慢慢滚落……

081 19 十二舅说老就老了/对于这个一生热衷于干农活的人,老天最终还是没有成全他,没有让他倒在土地上幸福、安详的死去/送葬时,全村的男女老少倾巢而出,放声大

哭,为了这个倔强的老人,也为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共同的命运。

087 20 玉米……一直都存在于比我高的高处/面对这种粮食,我始终需要保持一种仰视的姿态/玉米的瀑布从高处流下来/那种具有金属质感的流动,几乎感动了我整个童年。

092 21 秋天总是会从天而降/人们终于又回到玉米面前,索要他们一年付出应得的酬劳/一切都如喜乐,一切都如悲泣,没有谁能



够违拗这早已注定的天命，没有谁能够逃脱这如铁的规则。

097 22 石头用手一指，对我说，孙老七就是在这片地里糟蹋常江媳妇的 / 当时我的心不由得打了个冷颤，感觉有好多泪水，正从玉米的叶子上滴落下来……

101 23 见爷爷的最后一面，使爷爷站在旧家房山的阴影里目送我远行 / 瘸了腿的爷爷终于有一天被时间的阴影赶上，埋在黑暗的

永恒里了。

105 24 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你想吃“饴饬”时，就吃到了“饴饬”，就是有一个愿望，并得以实现 / 但是现在的人们，似乎已经对幸福的含义很陌生了。

110 25 它们像玉米地里的精灵一样，悠然而至，又遁地而走，但这片寂寞的土地，却因为它们而有了一段难忘的记忆，从此不再显得那么寂寞了。



115 26 每当我回想起过去那个年代，村民们加工和食用玉米的过程，便感觉农民与玉米真是一对命定的冤家和朋友，就像性格暴烈的一对父子，刻骨地爱，也刻骨地恨。

121 27 对于一棵玉米来说，也许遭受煎熬并没什么可怕，同根相煎也没什么可怕，一切都没什么不可忍受 / 但可怕的是，来生还是玉米；不能忍受的是，来生仍是今生的重复。

127 28 在那些远离家乡和父母的年月，因

为这块表，我从来没有误过回家的火车，从来没有忘记每月很认真地给父母写一封家书。

132 29 玉米骤然消失，大地一片空茫 / 是谁在瞬间就剥夺了它们生存的权利，让繁华的土地重归虚无？

136 30 只要把种子以适当的方式交给土地，只要耐心地等待，土地总会如约，放还那些囚在土地深处的绿色精灵。

139 附录：品评《玉米大地》



那时，我与风同时行进，在秋天的大地上。

马兰花瓣一样新鲜而又柔软的天空，那几朵悠悠遥遥的云，宛如白衣白马的少年，在天边怡然游走。秋草连天。无边无际的黄金之色，没有声息的波涛，像某种华丽的动物皮毛一样，潜隐着不尽的活力和不倦的呼吸，起伏闪耀。我的目光，被温暖得近于伤感的阳光紧紧缠绕，以浇灌的方式，以抚摸的方式，将那片沧桑的黑土地深情地覆盖，从脚边一直到无限的远方。

许多年以来，这条蜿蜒的小路都是从东边草原进入和走出村庄的惟一通道。我心里很清楚，向前，只要一直向前走，一定会走到那个小村庄。那里会有房屋，会有庄稼，会有牛羊，会有一些我可以叫做乡亲的人们。但是在那个叫做列亩的小村庄里，是不是还依然保存着我多年以前的记忆、故事以及梦幻？

仿佛就在昨天，我还怀揣着一颗稚嫩的童心在小路上徜徉。一直以为，那些在草地上悠然进食的羊群永远不会散去；

版画·大地





仰躺在干草上的牧羊人也不会在日落前把草帽从脸上拿开；饶舌的俄乐鸟永远不会从迷恋的天空上飞走；还有那花键牛、木轮车、车上的老爷爷，以及那个小小的贪玩的自己，一切都不会离开，生命不过是一种温存而又快乐的守候。然而，当我再一次面对这无所依凭的空旷，我不能不感到生命和时间已经在某处留下了大片的空白。这无依无靠的空白、不可考证的空白，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吗？

那么，历史到底靠什么来完成它的记忆呢？靠纸张吗？那显然只是人的一种记录方式，况且，哪一张纸上，哪一本书籍里没有谎言和虚构的情节呢？大地上发生过的一切，除了大地可做见证，谁或者什么能有资格来担当？我默默地看着脚下的泥土，任如水的时光年复一年绵绵不绝地渗入，它却像一个缄默的铁汉，牙关紧锁，没有一字一句，没有一丝信息从口中透露。大地无言，也许大地本身并不需要言说，大地本身就是记忆，本身就是时光及历史的沟回。它的山川、河流，它的草木、庄稼，它的万事万物，无时不在铭刻着、倾诉着埋藏于岁月深处的秘密。

我知道，我脚下的泥土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层层的绿草与朝露；那是一层层的晚霞与流云；那是一层层的风雨与尘沙；那是一层层的白雪与足踪；那是一层层的血汗与故事；那是一层层的欢笑与悲忧……然而，我并不知道哪里藏着通向往昔的大门，我不知道哪里藏着打开那扇大门的钥匙。

我举头看天，天，空荡、平静得如深深的睡眠，没有丝毫的杂质。不知道其间是不是有云走过，有雷电闪过，有风雨飘过，有鸟雀飞过，所有那些或许有或许无的种种痕迹如今都已经成为透明的隐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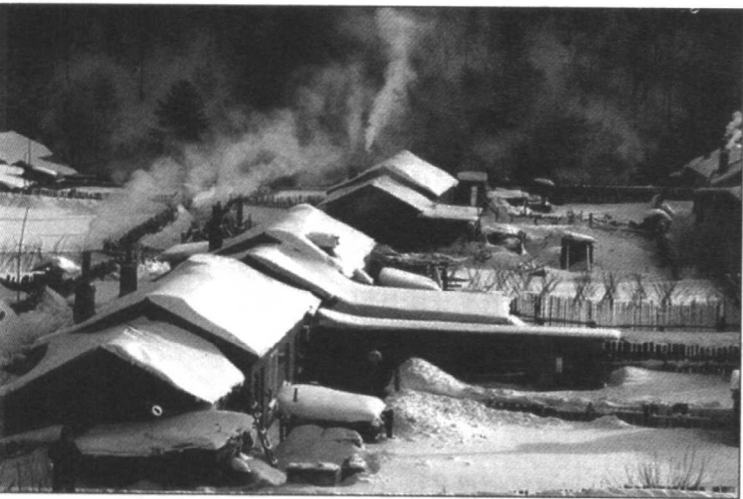


我心里很清楚，向前，只要一直向前走，一定会走到那个小村庄。

树叶在脚下沙沙作响。一排排的树，像褪去了羽毛的鸟儿，密密地挤在一起，很怕冷，也很勇敢、很坚强的样子。就这样，许许多多的根在无草的地面上裸露出来，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那种交错和集结的力量，而所有的枝条则如整齐的手臂，纷纷伸向天空，不知道它们是想站在秋天的边缘拒斥寒冷，还是想以大地为支点叩问苍天。

小时候，一直对树的这个习惯感到疑惑，为什么树总是在

人们添加衣服的时候，脱去自己的羽毛呢？这是一种剥夺还是一种选择？因此也就不知道树们是把灵魂藏于那些随秋风而逝的叶片，还是藏于那些如骨骼般坚硬的枝干。对于人们来说，树总是不太好理解的。虽然树常常是和庄稼一样站在人们的身边，但人们的血液里总是缺少



一个白天与另一个白天，隔着一片浓浓的夜色；现实与历史，隔着茫茫的一片大雾。那么我与故乡之间，到底会隔着什么呢？

树的成分，就无法像感觉庄稼一样感觉树。也许，树永远不能像庄稼一样，让人感到温暖和亲切，或有什么骨血上的联系，但树却从来都是人们最好的邻居。当树叶在脚下沙沙作响时，村庄的轮廓以及同样有树木环绕的家的轮廓便会在头脑中一点点清晰起来。

当我的目光穿越这个明净如水的秋天，停留于远处的树丛以及树丛后面隐约的房舍，我是否有理由确信，我已经找到了故乡的真实地址？

一个白天与另一个白天，隔着一片浓浓的夜色；现实与历史，隔着茫茫的一片大雾。那么我与故乡之间，到底会隔着什么呢？仅仅是悠长的岁月吗？仅仅是漫漫的时空吗？历史是现实的梦幻；往事是记忆的梦幻；村庄是城市的梦幻；土地是庄稼的梦幻；故乡是游子的梦幻……隔着时间的透镜，我清楚地看到，真正的故乡与现实的村庄，正处于同一个地点的两个维度，遥遥相隔，不能互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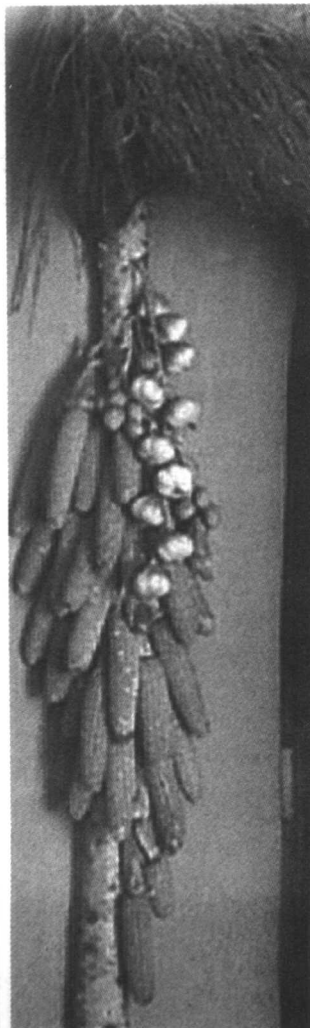
打开两个维度的间隔，显现出我心中的大田（在家乡，人们习惯于把生长玉米的田地叫做大田），也显现出这片卑微的土地上，和人群一样，一茬茬生长的庄稼，和庄稼一样，一茬茬消逝的人群。

2

风吹过无边无际的玉米地，带着久违了的气息和熟稔的温馨，流过村庄，流过人群，流过我迷茫的心头。

像一种问候，来自时间的深处，悠远、厚重但并没有一丝一毫的苍老。在细碎的摩擦声中，所有的事物渐渐地显现出旧有的轮廓。耳畔沉寂已久的声音、视野里消隐已久的形象，纷纷从情感及记忆的底片上渐次地清晰起来。时间之水晃动着暗红色的波纹。

像一种引领，悠然开启了岁月的门扉。人与村庄、村庄与土地、土地与庄稼、现实与记忆……所有的界限全部消失。有





剪纸·棒大

一种神秘的血液，在所有的事物间传输、流淌，村庄已不再是村庄，庄稼已不再是庄稼，人也不再是人。在大地与天空之间，我们不过是一种存在方式。我们是同一种事物的不同形式，我们是大地之子，是她的一种表达的言辞或一句倾诉的话语。

各色各样的花朵在纷然凋谢，树上的叶片在无声地飘零。一场繁华的戏剧正在散场，角色们各奔东西，谁，仍站在舞台的一隅注目并体恤着这一片无序的忙乱？西风里，我看到成片成片的玉米在做着最后的挺立。尽管籽实已经纷纷落入了别人的粮仓，曾经饱

满的生命经季节的吮吸尽失水分，但玉米们永不轻飘，不会因风倒下或移动自己的脚步，而是更加沉稳、扎实地站在大地之上。没有悲伤，没有愤怒，更没有丝毫的怨恨，那长长的叶片如一双双拥抱命运的手臂，仿佛正弹奏着对大地深情的眷恋。

这就是玉米，几千年同人类一起在土地上生长，几乎把根系扎遍了全球。从北纬 58° 的黑土到南纬 42° 的红壤，从海平面以下的盆地到海拔三千六百米的高原，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它们朴素的身影。在中国，从台湾到新疆，从东北至西南，广大的玉米种植带纵横几万里，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顽强地主宰了近四百年中国农业文明史。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粮食啊！就是这种平凡而又普遍的粮食，养活了一段又一段的历史；就是这些执着而又倔强的植物，支撑了一个又一个的时代。

世世代代，岁岁年年，任时光不停地流转，世事变迁，惟有这朴实而执著的植物仍然像我憨厚的兄弟一样，坚守着家